

午后蝉鸣

马科平

时光走过了立秋时节,一阵风过,捎来了高亢的蝉声。它仿佛从遥远的天边而来,这声音简单明快,很有穿透力。短暂的停歇之后,它又开始歌唱,不厌其烦的歌喉把我带回那个乡村的午后,让记忆之河涌动浪花朵朵,叩击我柔弱的心弦。

家乡人管蝉叫知了。吃过午饭,人们小憩,村子变得安静起来。鸡在树荫下刨出的土窝昏睡,黑狗软绵绵地趴在地上,张嘴吐舌,闭目养神。只有知了肆意的欢叫声,从院子的椿树、柿子树、榆树、槐树、桑树上传来,像是在弹奏一曲动人的乡村音乐,琴音犹如长了翅膀,旋即传遍村里每个角落。

趁娘歪在椅子打盹,我不再假装睡觉,小心翼翼从炕边探出头,翻身下地,光脚轻挪,蹑手蹑脚走出屋门。找到藏在老榆树背后早已备好的捕蝉器,一溜烟跑出家,穿过街巷,土墙土房,光影斑驳。

捕蝉器其实简单,一根竹杆,顶端有铁丝弯成的圆圈,收集几张新鲜的蜘蛛网,粘到铁丝圈,用手一触,黏黏糊糊,正好用它来粘住薄弱的蝉翼。来到树木茂盛的村北城壕,搜寻知

了的踪迹。午后的日头炙烤得人通体流汗,脚下泥土蒸腾起阵阵热浪。

午后知了叫得欢畅淋漓,整个村子都是它的声音。仰起脖子,循着声音在树丛中追寻。有早到的小伙伴,像潜伏的侦察兵,示意我注意。知了爬在褐色的树干上嘶鸣,看似忘情,实则不然,一旦觉察到风吹草动,便警觉地停止鸣叫,悄悄蛰伏起来,身上的颜色与树干混为一起,很难发现。

我们显然比知了有耐心,头顶烈日,身体静止不动,眼睛一刻不停地四处搜寻。过了好一会儿,可能经不住同伴的诱引,知了暂时忘却了眼前的危险,继续开始忘情歌唱。这时候,我们发现一只知了正伏卧在绿叶遮挡的树枝上。

锁定目标,心中一阵窃喜,屏住呼吸,手举竹竿慢慢靠近,距离差不多时,快速把铁丝圈猛地扣在知了的身上,蜘蛛网粘住了知了,让它动弹不得,只好束手就擒。当接触到知了的一瞬间,摆动竹竿,让更大面积的翅膀粘到蜘蛛网,这样逮住知了的成功率就高很多。

受到惊吓的知了摇晃翅膀,发出嘶哑的叫声。捕获到的知了主要有两种,淡蓝色的娇小,墨黑色的肥大。把知了外侧的大翅膀折掉,只留里层的小翅膀,放在手心把玩,不用担心它飞走。小的玩够了放飞或是喂了老猫,大的我们找些茅草、树叶,生火烧烤,味道鲜美。

由于树枝交叉缠绕,加之知了灵活,有时候我们刚举起竹竿,还没碰到,知了就“吱”的一声飞远了。我们便在村子里来回游荡,每棵树都投去审视的目光,小胳膊、小腿和浑身的皮肤晒得像熟透的苹果,黑里透红。

岁月叠加,往昔斑驳,远离家乡,悠扬的蝉鸣竟一下子从生活中消失了。依窗凭栏,忽然耳畔传来蝉声,感觉亲切生动,眼前浮现出过去的历历往事,缅怀那逝去时光,心随风动,飞往那个叫做家乡的地方。

南湖头条



萤火微光亮心田

黄森林

尘世写真

我们家乡有一道谜语题:光山县出南门,出了四个大能人,一个用针不用线,一个用线不用针,一个点灯不干活,一个干活不点灯。谜底是猜四个小动物或昆虫。其中,“一个点灯不干活”指的是萤火虫。夏秋的夜晚,总能见到无数的萤火虫亮着微弱的灯盏在低空慢慢地飞行,它们轻盈的姿态总能让人感受到生活的闲适和美好。萤火虫曼妙的舞姿装扮了故乡的夏夜,也丰富着我童年的梦境。

萤火虫小巧的身躯,却能发出如豆般神奇的微光,一闪一闪,忽明忽暗,是那样的撩人心旌。小时候,面对那点点荧光,我除了喜爱,更多的是好奇。总会捉着一只小小的萤火虫,把它放在手心,看它在掌上闪闪发光,却总是搞不懂光是怎么发出来的。少年总是习惯于新鲜,很快,我就把它放飞,而再去捉另外一只研究……那样的夜晚总是月光如水,远山朦胧,蛙声如鼓。数不清的萤火虫在草丛和秧田里翩翩起舞,那样的场景真的很美,很震撼人心。弱小的萤火虫在属于自己的生命季里,用星星点点的光芒舞出自己的灿烂,常常令我为它们感动。正如泰戈尔的诗句:“你冲破了黑暗的束缚,你弱小,但你并不渺小,因为宇宙的一切光芒,都是你的亲人。”它们用微弱的光,点亮故乡的夏夜,也点亮我幼小的心田。

正是在萤火飞舞的夏夜,父亲给我讲了车胤囊萤读书的故事。

那时,我也住在农村,家里也没有钱,经常点煤油灯。听了车胤的故事,也抓了萤火虫置于鸭蛋壳里放在书本前比划,比划也只是好奇而已,并没有真正用于读书。可不管怎样,却记住了那个故事,记住了萤火虫那点微光的作用。它们那些许的微光肯定照亮了车胤求知若渴的心田。

“每个晚上,萤火虫都在跳无声的舞,而我便是那唯一的观众,萤火虫跳得畅快,我看得也痴迷。”这是中国萤火虫研究第一人付新华教授在他的著作《故乡的微光——中国萤火虫指南》自序中写的语句。这本书是付教授十三年心血的结晶,是一本独一无二的关于萤火虫的读本,既是记录,也是怀念,带你走进梦幻般的萤火虫世界。付教授用优美的文字表达了对萤火虫、对故乡、对童年那些微光的挚爱与怀念,以及对萤火虫正在消失的现状的无比忧虑。付教授追随着萤火虫那微弱的光芒走过许多地方,感受着萤火虫的微光所带来的震撼和力量。然而,他感觉到那些从前频频出现在唐诗宋词中的萤火虫,现在却在渐渐地消失,跟它一块消失的还有我们的故乡。

没有萤火虫的童年不值得回味,没有萤火虫的夏夜不值得喜悦。如今,我也多年没有看到萤火虫了,不知故乡的那些精灵是否安好?

这里风景独特

陈建海

民俗风情

光山县,古称光州,地处河南省南部,大别山麓。由于处在中原文化的边缘,南又受到荆楚文化的影响,就形成了这里独特的风俗习惯。在中华大地异彩纷呈的民风民俗中,光山人的风俗习惯可谓不是一道独特的景观,这在光山人的一些传统节日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我不是学者,不能从根本上解读光山种种风俗形成的原因,只好列举一些光山人传统节日令人匪夷所思的过法,供大家品味。

光山人的节日似乎比别的地方多,这也源于光山人的“好吃”,因为是“过节”,大鱼大肉的大吃一顿,才显得名正言顺。这也让我们绞尽脑汁,“蒿子馍”就是这费尽心思的“发明创造”。农历三月初三,就是光山人要过的“鬼节”,将水蒿的嫩叶用开水焯过之后,切碎和在面里,用来包馍。据说,吃了这种馍能辟邪,鬼就不会找上你。这天夜晚临睡前,还要在大门的两边各放上几根蒜苗,说是鬼来串门,看见蒜,就说“算了,算了”,可千万不能放葱,否则就说“冲啊!”

端午节是全中国人的传统节日,光山人当然不会放过大吃一顿的机会,一定要郑重其事地祭拜一番后,心安理得地拿起筷子享用祖宗没动过一筷的贡品。就是这样,还不过瘾,光山人还独创了“大端午”(初五的叫“小端午”,十五的叫“大端午”),不知道吃的是哪位古人,也许是为了表示对屈原的特别“怀念”,不过是为吃找一个借口罢了。若是闰五月,那么光山人该大呼“万岁”了!此外,光山人还要过“七月半”,实在找不到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他们也无所谓,任由人评说吧!

光山人对祖宗有超出常人想象的膜拜,就拿祭祖活动中的烧香来说,一般从过年的早晨开始烧起,一直延续到元宵节,这中间不

能让香“落炉”(熄灭)。试想一下,这需要多大的耐心和精力,而且这活只能由一家之主的男人来完成,妇女和孩子是不能沾手的,否则就是对祖宗的“不敬”!

正月十五的元宵节,光山人叫做“过十五”,将光山人对祖宗的膜拜推向高潮,也就形成了这独特风俗中的特殊风景。大吃一顿是必不可缺的,更重要的是饭后的节目——“送灯”,也叫“送亮”,将祭礼搬到先人的坟前继续进行,那场面可谓壮观,日落之后,人们来到先人坟前,点燃蜡烛,用树枝或竹枝做骨架,罩上用红纸或白纸糊成的灯罩(现在,市场上能买到塑料纸灯罩,更方便美观),一盏给先人照明的灯算是做好了。这时候,放眼野外,有坟多的地方,那坟前必定亮着一盏灯,星星点点,坟多的地方,就连成一片,那灯火在夜风中摇曳,犹如先人提着灯笼踱着方步,笑纳孝子贤孙供奉的纸钱。如今,“送灯”这种风俗又添加了新的内容,就是在先人坟前燃放烟花。人们会花上成千上万的钱去买来花炮,以待这天夜晚在先人的坟前燃放。更有甚者,有钱的人家不自觉的在开展燃放比赛,看谁家先人坟前的烟花冲得高,花形好看,燃放的时间长。这种以示对先人敬重的风俗演变成烟花竞赛,是在九泉之下的先人无法预料的吧!

日子还在一天天迈进,光山人的风俗仍被光山人年复一年地演绎着,不知这种独特的风俗能否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而得以永久流传。

琉璃世界

洪本群

人生几场雨

又到雨季,一个人一生要遇到多少场雨?

对雨的感悟来自蒋捷的一首宋词《虞美人·听雨》: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人生的际遇都是一幕幕相似的情景,蒋捷以三幅象征性的画面,概括了从少到老在环境、生活、心情各方面所发生的变化。平凡如我,有多少场雨也可以有多少次过往的记忆,大多数已随雨流逝于河流,心情的河流却似乎在奔腾不息。

少年时的心,总是放荡不羁的,不识愁滋味,哪有听雨的心情,总是急匆匆的欢快,急匆匆的过往,一副副流动的场景转瞬即逝,激扬的生命有太多未曾经历的秘境需要探索。那时候是无忧无虑的,没有经历人生的风雨,心中有着豪情与壮志,就算忧愁,也只显得淡雅与悠然,也只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罢了。记得曾在离家二十里的乡镇上班,春雨蒙蒙,到了下班的时间,一把破自行车,无伞无衣,与小同伴呼啸而回,细雨拍打着青春的脸庞,竟敢篡改诗词大声说:斜风细雨正须归,一任烟雨江湖行。少年就算听雨也要找一个浪漫的地方,选择自己喜欢的人陪在身边,在似听与不听之间,在山间,在河畔,当然没有了歌楼,也不在乎有没有歌楼。只倾听到心的跳动声,只感觉到目光的四处流转,雨只是一段点缀,如背景音乐一样的存在,潮湿了心灵,感动了别人,也是一种完美。

壮年常常四处奔走,颠簸流离,为生计,为前程,专注听雨的时光总是太少,总是有更多的事情需要关注。在一栋高楼,一场无声的雨不期而遇,在繁忙中感觉周围有什么异样,不经意抬头一看,哦,原来是下雨了。紧张的生活节奏下,孤独已经是一种奢侈品,孤独的听雨更是一种极品品的生活。生活太快了,高铁、飞机等等巴不得将千里之外的人一下子拽到眼前,又拽回千里,躁动的心已不再潮湿,如时时刻刻在火上煎熬一般,无力的存在感吞噬着每一颗孤独到骨髓中的灵魂,我们只是假装不孤独,假装很繁忙。诗词、古画、琴棋、咏吟、长啸、痛哭、大笑如时光一去不复返。偶然的一次在深山听雨,没有了网络,没有了朋友圈,终于搬一个小板凳坐在檐前观看山前云雾妖娆,细雨如丝。不到十分钟,感到一种无声的恐惧,感到世界太安静了,太陌生了,世界就要抛弃我了。狼狈逃窜回房间,打开电视机,感到世界回来了。

老年还太早,不由庆幸,身逢盛世,不像蒋捷一个白发老人独自在僧庐下倾听着夜雨。处境之萧索,心境之凄凉,一览无余。蒋捷因江山已易主,壮年愁恨与少年欢乐,已如雨打风吹去,可以剩下的东西不多,能孤独地听雨已是一种享受。在目前的环境,我们却有了更多的选择,遥想将来可以环游世界,听遍不同的雨;可以深居闹市,历尽繁华如雨;可以广场起舞,用细雨在伴唱;可以陪养孙儿,在雨中漫步。多样的人生铺陈在五彩斑斓的未来,但愿我那时不会心生疲倦。